

天下第一張堤

(方言本初稿)

度130

冊

天下第一长堤

时间：1953年——1955年

地点：厦門

人物：王定坚——高集海堤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

洪震福——工地主任

魏怀民——工程师

黄一舟——计划科科长

吴明——技术科长

苏火汰——船工

楊秀花——女搬运工人

叶敏华——女搬运工人，工会干部

陈进才——老船工

徐老昌——老石工

莊大群——石工

洪禄伯——民工

张小珠——女民工

曹发云——船工

彭中光——民工，潜伏特务

服务员——集美车站服务员。

张阿婆——旅客，小珠的祖母。

旅客甲，乙、丙。

女揪乙、丙、丁。

船工甲。

公安人员甲，乙、丙、丁。

参加通车典礼群众若干人。

序 幕

时：1952年6月初的一天夜晚。

地：集美海堤附近。

人：洪禄伯、张阿婆、张小珠、服务员、洪聚福、王庭坚、旅客甲乙丙。

〔幕开：飞机声与高射炮声响成一片。〕

月色朦胧，对海如厦门岛隐约可见。

一会儿，警报解除，集美和厦门的电灯齐亮，远望厦市犹如星光万点。从码头那一边，旅客甲乙上。

旅客甲：（吟）骤除警报灯光亮，

旅客乙：（吟）对海厦市在眼中。

旅客甲：（吟）一水茫茫相阻隔，

旅客乙：（吟）身无双翼怎飞翔！

旅客丙：恰常来去，渡船块上，过海了！

旅客甲：急急，今晨车出发，不知上等到何时。
咧！

洪禄伯、钱永泰、张阿婆、张小珠苗
跟着服务员，议论纷纷地上。

洪禄伯：（对服务员）同志啊，今晚过渡的车
排多，着到什么时候才会过去啊？

旅客甲：咱那公车不知什么时候可过去？

旅客丙：嗯！我仲隻算一下，咱这隻车排着
号，照这数半只钟过一次，一次渡而
隻，八渡二得四，算起来着四十多次，
我看今晚到咱过去，第一紧着到天
光。

张阿婆：（手拉着小珠）唉！真反虫德啊！人
说“西门刁，难”，对面都看见那吊
了，还着闭等归暗……

洪禄伯：同志，有办法可给晚接紧可过去无？

服务员：老阿伯啊！

（唱）阮忘不替旅客来着想。

只因西地相隔在大海中。

若无铺船来过渡，

汽车无翼难飞行。

连日军车客车相接踵，
遇着警报一停就几十辆。
货物堆积人拥挤，
就是前线也块块待物资去应用。

张明珠：喂，同志啊！

(唱)卜有一座天上银河桥，
来去往来就免得心焦。
今晚妈妈相席过桥去，
这时已经到永乐道边！

服务员：小同志啊！

(唱)但愿有座大桥来横跨通上，
有时马崎往来片刻任我从容。

张阿婆：同志啊，哪边搭哪不造一座桥啊？卜是有一座象洛阳桥那样的大桥不真好！

洪得伯：嘿！造一座大桥哪有他容易啊！当时造洛阳桥的时候，差无轰得海去信渔龙王打算，晓人不也无法度可造起来啊。这座桥卜造起来新比洛阳桥加大

几落佬，我看咱不免块如四梦唔！

服务员：老阿伯啊！

(唱) 共产党领导有方，

代老不做真用讲，

小做必定会成功——

听说卜这条海堤十里长，

集美厦门两地来接通，

那了工程就差几座大桥也是难

与地量。

钱小泰：有影无？

服务员：正头的！听说这条海堤不但卜行汽车，
还卜通火车咧！

钱小珠：哦，那安尔厦门不煞变做半岛哪？

服务员：是阿。

钱小珠：老阿伯啊！着卜这条海堤——

(唱) 改造自然叫我喜扬扬，

正好可来光荣参加劳动，

我卜去做一小匠工，

不知阿伯你是做怎思量？

洪祥伯：（唱）我不输当年老黄忠
也卜来家夏得通系为海堤出力量！

张阿婆：您老的小的，讲得真有力，还不知人
心透透阿不咧！

张明珠：不泄？我若钻不也卜共伊钻入去。阿
伯你呢？

洪祥伯：我唔，若唔不也卜共伊插入去。

众旅客：（一笑）-----

服务员：好，大家这款精神真好！各位旅客，过
渡的时间还着闲空咧，我看大家且去那搭
休息一下，到时我才通知您好吗？

众旅客：好！

〔众旅客相继下。〕

〔洪震福、王定坚上。〕

王定坚：（唱）福州赴会赶回程，

洪震福：（唱）兴师海堤已定。

王定坚：（唱）眼头心头堵塞态，

洪震福：（唱）须将工管早施行。

洪震福：老王，我每次请灰门到福州地来去，最

討厭過這了渡。委得好遇着警報，一
過就着歸半日。

王定堅：嘿，才着稱你討厭咗阿，你看架車、
客車、貨車排半日大列；那些等過渡
的旅客，大大小小擠半日大堆，-----

洪震福：過是着過說起來就好了！

王定堅：是啊，震福同志阿！

(唱) 海峡之中潛龍動，
時刻此波悲作浪，
天蒼也，海茫也，
行人到此心魂喪！
必潮掀起會海來堤壓龍宮。
看今後，這情我
更体会到中央的決定是英明海
當。

老洪阿！

你等交咱筑堤任務你我是無上
榮光！

洪震福：是啊！我也是按呢想。可是，定堅同
志阿！

(唱) 以前咱是撐槍支，打強盜，
如今卜信大海來打交道。

填壕——

王定坚：填壕什么？

(唱) 海堤筑起了丰碑之路，
厦门就会变成美的半岛。
征服海峡的巨浪怒涛，
改造自然移山来填海道，
看来须待共产主义社会才有法
度，
如今！用手工业条件定然有用
难险阻。
但有党的领导，
胜利一定会得到！

（众福同志唱）

金边所都注视有这大英雄面，
帝国主义也在等待咱的失败伊
才拍手欢呼。
咱有党，可依靠；
当年淮海一战也曾打垮美蒋强
盗；

筑海堤，志更高，

必定会叫他服龙王叫他不敢乱

起波涛？

洪震福：正是！老父！咱有党的支持，咱一定会得到胜利！

（想思良久）

王定坚：（对他一指）是——

——

第二场

时：一九五九年七月中旬。

地：高崎，海堤工程指挥部办公室。

人：魏怀民、洪震福、黄一舟、徐老昌、

苏火法、叶敏华、王定坚。

〔布景：魏怀民、洪震福、黄一舟三人
坐场。洪震福焦躁地徘徊着。〕

洪震福：（唱）海堤一事挂心脾，
如何着手先难施！

魏怀民：（唱）筑堤海堤古来无，
也州去家心急死！

〔徐老昌上。〕

徐老昌：（唱）只为石方难决定，
来向首长借来行！

（对洪）主任，石方究竟在谁打，您
不着赶紧决定呵！主任呵！

（唱）石工齐集已多时，

已將名單列料理。

未知名方是怎樣？

還請指導、指示！

洪震福：好了好了！學院研究咧，就會通知您。

徐老昌：研究？卜研究甲地咧？按呢块拖之
援之，鴉片千金石三意見咧是真太唔！

洪震福：好啦！明仔就會通知您。你倒去好么
向大家說明一下。

徐老昌：嗯……

〔徐老昌下。蘇火法上。〕

蘇火法：主任啊，阮的船來几落日了，還有一
部分人無分配着工作，這是什麼原因？

洪震福：好啦，有工作就那做，未分配的就且
休息一下，學院計劃好勢，才來全盤
安排。

蘇火法：休息？有的地決打拼，有的人叫他休
息，個哪坐會朝啊！

洪震福：我知我知，你且去！

〔蘇火法下。葉敏華上。〕

洪震福：（对敏华）敏华，你也上来提意见是不？

叶敏华：正是！主任啊！

（唱）工人兄弟意见甚多，

都问工程究竟如何。

时做时停为什么缘故？

领导须着紧问大家说清楚！

洪震福：这——（对怀民看了一眼）等计划划好划，才来会面安排。

（王定坚上。）

叶敏华：（见定坚上，急走近）王书记——

王定坚：敏华同志啊！

（唱）这几日来生活未安定，

工作无头绪怎可好好进行。

工人兄弟思想会作混乱，

总工会在这方面须着多么用劲！

叶敏华：是！王书记啊！

（唱）只下工作安排得妥善，

大家也就会无什么意见。

王定坚：好，这了我知悉。你去好之向大海解
释一下。

叶敏华：嗯！

〔叶敏华下。〕

王定坚：（一笑）哈哈，咱现时正是“领导落后
于群众”了！

洪震福：市委一下号召，工人就来了两三千人，
可是咱的计划措施，到现时还无一
头绪。工人都块等咱工作，（看魏
怀民一下）而咱还块争海堤是有法可
兴筑起来还否，这了哪会怪得工人会
对咱有意见呀！

魏怀民：洪主任呀！

（唱）工人干劲我是真钦佩，

但咱单靠干劲怎将海浪摧毁。

战胜自然须赖科学的神威，

若无科学只是空中楼阁心为虚。

唉！

我曾游学英国、日本共德国，

世界技术理论千本万本读甲能
成省。

海峡筑堤从来无人曾提过，
这是中外古今闻所未闻的神话！

洪震福：喂！路是人的脚骨行出来的；外国人
来做过的代老咱才来做！

魏怀民：（唱）嘴为说：当然是容易，
但到实际人如何做呢？
赖大石头会被海浪捲走，
护坡石方怎样也是无人知机。
既然会可讲出这歇道理，
人谈什么计划共措施！

黄一舟：不识这些道理，小叫院拟打计划，实
在有困难！

魏怀民：本未按照基本建设程序，须着先计
划后施工。现咱咱的设计还未动手，
工人就集中搞多，地呢咋会混乱啊！

洪震福：照你这样说法，咱不熬着捋工人动员
倒去哪？

魏怀民：（得意地）嘿，洪主任呀！

（唱）这不是我职责范围内敢干预，

但对工程却有一个建议：

何不用几百只船来接运，

变做浮桥汽车来往也得便利。

地垫用了几百万方石头来冒险，

此计总怕聪明失达理。

人说“石沉大海”枉费心机，

咱着知难而退免得焦头烂额后

悔已迟！

王定坚：“石沉大海”？

洪震福：石沉大海也是人干，工人一定会使倒

去得！

王定坚：哈哈！

（唱）光魏言词咱听着听真，

是任海堤工程价值来引中。

咱的事义空前伟大，

更是中外未闻前无古人。

咱不肯知难而退，